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九回 文皇死報奸雄 煬帝大窮土木

詞曰：卓、莽神奸，高、斯詭詐，算來轉是愚癡。殺人人殺，半點不差池。何事只矜跋扈，禍與害，全不思維。及想到，東門黃犬，骨血已淋漓。前車既覆矣，後車偏急，若罔聞之。縱天心仁愛，無計扶持。唯有五陵台榭，北邙山、皓齒娥眉。送英雄，甘心入土，猶自道便宜。——調寄《滿庭芳》

卻說煬帝大宴外國之後，志氣驕矜，神情傲慢。因對眾臣誇說道：「昨日之期，塞外諸國想無遺矣。」裴矩奏道：「西域各國，無不貢獻。唯天竺、拂，久不來朝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這些外國之人，輒敢抗逆天朝，誓必搗其巢穴！」便欲遣將徵之。群臣慌忙奏道：「失不可窮，武不可贖，化外之人，如何征剿得盡！」煬帝怒道：「若不征剿，則天朝威武安在？」虞世基奏道：「陛下息怒，臣有一策，可以兩全。現今啟民強盛，何不厚加恩禮，即詔啟民轉討二國，又不勞將士遠征，又可彰天朝威武，此以彼攻彼之計也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卿言最善。」正計議間，黃門奏啟民可汗與義安公主等旨。煬帝隨命宣入。啟民與公主拜伏在地，先謝過宴，隨即奏道：「我等蒙天朝和親厚恩，義屬君臣，情同父子。明日恭掃穹廬，敬開牛帳，願奉一觴，稱萬年之壽。伏望聖駕俯臨，以章柔遠之化。」煬帝欣然傳旨道：「既你我一家，何嫌何疑，明日當御駕親臨。」啟民歡喜，謝恩而出。左僕射高、大將軍賀若弼同奏道：「這些豺虎也，其心叵測，陛下奈何以天子至尊，親臨虜帳？不獨褻瀆萬乘，亦恐禍變難防。」煬帝笑道：「聖天子有百神呵護，二卿何須過慮！」遂不聽。次日大排鑾駕，帶領了兩班文武，竟望突厥營中而來。行不半里，早望見啟民與公主錦衣花帽，掛玉披金，騎了兩區駿馬，率領著各部落頭目，一隊隊鳴金擊鼓，前來迎駕，倒也十分齊整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貂帽狐裘作隊行，弓長劍闊馬蹄輕。
外國仍然多華麗，寶氣珠光耀日明。

啟民望見鑾輿，便分開隊伍，齊俯伏在兩邊，高呼道：「啟民可汗迎接萬歲！」煬帝隨傳旨，著先行開道。啟民聞旨，忙傳令將後隊改作前隊，就如雙龍一般，悠修揚揚倒卷而去。不多時，到了營門，啟民就請煬帝的玉輦竟升牛皮寶帳。帳中早設下一張盤龍的泥金交椅，面前橫鋪了一張碧玉嵌萬壽的沉香龍案。煬帝高升寶座，文武具侍列帳中。啟民與公主次第朝賀。原來啟民雖是外國，卻富強無比。寶帳中十分侈麗，排設的都是精美美玉，動用的無非異寶奇珍。真個金光燦爛，奪目驚眸。煬帝看了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他國尚如此受用，況我中國天子乎！」因問道：「朕看汝兵驍將勇，欲命汝徵討不臣，汝能為朕出力否？」啟民奏道：「天王有命，敢不效力？」煬帝大喜道：天竺、拂二國，久不入貢。朕欲遣將搗平巢穴，但恐傷天地之仁。今特賜汝寶劍一口，前往徵之，有功另加封賞。」啟民領旨道：「臣雖不才，仰仗天朝威武，兵臨二國，管取望風革面，重驛來朝。」煬帝大喜，隨命左右將寶劍付與啟民。謝恩畢，隨即獻上酒來。只見玉盤金碗，瓊盞瑤觥。一霎時盈前方丈，雖無鳳髓龍肝，也都是山珍海錯。毳幕外國樂平吹，金鼎內獸煙飄彩。真個中：

錦繡鋪張如糞土，珠璣狼藉似泥沙。
莫言此地殊風俗，縱欲窮奢一樣同。

煬帝見啟民十分恭敬，開懷痛飲。酒至半酣，啟民又叫出一班樂女來供應。煬帝醉眼模糊，見那些樂女雖則是胡妝異飾，倒生得明眸皓齒，黛綠鴉青，十分美麗。有一隊善歌的，歌一回便上來獻酒三觴；有一隊善舞的，舞一回也上來獻酒三觴。那班樂女輪流歌舞，次第獻觴，引得個煬帝魂迷意蕩，把持不定，帶了幾分酒興，便東顧西盼，笑聲不絕，全沒些天子的威儀體統。大將軍賀若弼見光景不雅，恐生不測，便目視高，高會意，便出位奏道：「樂不可極，欲不可窮，請天子回鑾。」煬帝猶沉吟不語。賀若弼又奏道：「日已西斜，塞外無夜宴之理。」煬帝方才傳旨排駕，又命厚將金帛賞賜各部頭目並那班女樂。啟民與公主命樂女再三苦獻，煬帝又飲了十數觴，方才登輦。啟民依舊領了各部頭目並那班樂女。直送至御營，方才謝恩回去。

卻說煬帝自胡宴之後，頓起驕奢之念，欲廣選胡姬，以為塞外之樂，全不思歸。賀若弼、高與眾官百般苦勸，煬帝方肯發駕還京。外國人聞煬帝回鑾，都一齊直送入薊門，方才轉去。煬帝此行，雖然糜費甚多，而個個接踵來王，卻也是一時之盛。正是：

漢室和親未得平，周家薄佗幾曾清？
何期驕慢隋天子，杯酒慙慙盡貢誠。

煬帝車駕既返，一路上要歷覽邊土之勝，不肯由前州的大道而行。逢山便要盤山，遇嶺便要過嶺，眾官苦諫不從。行至榆林地方，有一條小路，叫做大門拔谷。兩邊都是壁立的高山，中間闊處不過丈餘地，又崎嶇險阻，輿輦都不能乘，如何容得那行城行殿？煬帝只得騎了一匹馬兒前行。可憐那些宮妃采女，沒了行殿容身，或一隊在前，或一陣在後，都亂紛紛與軍士們混雜而行。到晚了行不出谷口的，就與軍士們在一處歇宿。時值寒冬，山谷中北風峭厲，軍士們凍死了無數。高看不上這些光景，對賀若弼歎息說道：「近來朝廷殊無綱紀。」賀若弼道：「這都是奢侈之極。」二人在背後談論，不匡早有人報知煬帝。煬帝大怒，懷恨在心。不一日到了西京，文武百官皆出郭來迎，唯楊素只在皇城門前候駕。煬帝當日軍中勞苦，傳旨免朝，車輦竟還後宮。蕭後接住，忙排宴與煬帝接風敘舊，一宿晚景不題。次日煬帝早起臨軒，百官朝賀畢，楊素出班奏道：「陛下北狩風塵，良亦勞苦。」煬帝道：「賢卿守國勤瘁，亦復不易。」楊素道：「北外風景，陛下雄覽，以為何如？」煬帝道：「前日段文振笑朕不知用兵，朕鑾輿所至，外國皆向風納款，雖古之秦皇、漢武，不過如此。用兵有何難哉！好笑這些腐儒，開口言兵，便以為驚天動地。」楊素見煬帝滿臉都是驕矜之色，全不像舊時畏敬，便佯佯的哂笑道：「陛下不要錯認，外國向化，乃先帝餘威，豈今陛下之功耶？」煬帝聞言，不覺滿臉通紅，含羞帶怒的說道：「朕為天子，原不論功。但賢卿乃先帝功臣，其功安在？」楊素笑一笑說道：「臣實無功。但陛下在藩府時，不知何故，屢屢下交？臣即無功於先帝，不可謂無功於陛下。陛下何不一回想耶？」言罷，也不辭朝，竟昂昂的走下殿去，氣得個煬帝在龍座上目瞪口呆，半晌不能言語。

卻說楊素走下殿來，料煬帝不敢加害。正在丹墀裡大搖大擺，賣弄奸雄的氣概。不料天不湊巧，忽然一陣陰風撲面刮來，吹得他毛骨悚然。忽抬頭，只見一人頭戴龍冠、身穿袈裟，手內拿了一把金鉞斧，坐在遙遠車上攔住罵道：「弑君老賊，往哪裡去？」楊素定睛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文帝的陰魂。嚇得他魂不附體，慌忙要走，卻又無處躲避，只在丹墀中亂轉。文帝趕將來罵道：「朕欲立吾兒楊勇，你這個老賊，不聽吾言，倒轉同楊廣來弑我，是何殘忍！今不殺你，何以報此仇！」舉起金鉞斧照頭斫來。楊素躲避不及，一跤跌在地下，口中鮮血迸流。近侍看見，忙報與煬帝。煬帝大喜，也只說是偶得暴病，竟不知是文帝之報。因對群臣說道：「此可謂權臣欺君之戒。」隨命衛士扶出楊素，扶得到家，也不省人事。其子楊玄感忙以湯藥救治，半晌稍稍醒來。說道：「謀位之事發矣。今遇文帝，以金斧逐我，我必死矣。汝等可急備後事。」言罷，又昏昏睡去。卻說煬帝見楊素得此暴病，心下大喜。又恐其不死，隨遣一個御醫，假推看病，就打聽消息。御醫領旨，隨即來看。楊玄感見他奉旨前來，慌忙邀入寢房。御醫揭帳一看，只見楊素形容脫落，又目直視，哪裡還有往日的英雄！睡在帳中，大聲狂叫不止。忽叫道：「殿下假詔賜死，皆是晉王之謀，與臣無乾。」忽又叫道：「臣雖上疏，獨孤娘娘也曾主張。」又忽大叫道：「陛下不要斫，臣願當罪。」口裡咄咄喝喝，就像遞腳冊的一般，將從前做奸雄的過惡，一一都亂說合來。正是：

無道有循環，奸雄無終始。
饒他跋扈生，定然狼狽死。

御醫看了脈，虛攢了兩帖人情藥，說了幾句諛話，隨即起身來見煬帝，回旨道：「楊素神枯氣槁，六脈俱散；又發狂見鬼，命在旦夕，斷不能生矣。」煬帝大喜。再暗暗叫人打深時，楊素早嗚呼哀哉尚饗。後人讀史，有詩感之曰：

代有權臣出，隋家數越公。
用兵純慘刻，事主只奸雄。

但逞驕矜態，全無社稷功。莫言身已死，遺臭尚無窮。楊素既死，煬帝大喜道：「老賊已死，朕無所畏矣。」遂日夜與蕭後在宮中恣行淫樂，全無忌憚。一日酒後與蕭後商議道：「前日朕欲造范園，被楊素這老賊阻擋；欲選美女，又被這老賊攔回。今老賊既死，朕可恣心而為，料無人敢諫阻矣！」蕭後道：「雖則無人敢諫，也須緩緩而行。造了一處，再造一處未為不可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有理。」次日駕坐便殿，宣宇文愷、封德彝二人說道：「朕想古來帝王，俱有離宮別館，以為行樂之地。朕今當此富強，若不及時行樂，徒使江山笑人。朕思洛陽乃天下之中，今可改為東京，要造一所顯仁宮以朝四方，又可備朕萬機之暇，逍遙遊樂。二卿當為朕一董其事。」宇文愷奏道：「古昔帝王，皆有明堂以朝諸侯，況舜有貳室，文王有靈台、靈沼，皆是功豐烈盛，欲顯仁德於天下。今陛下在位不久，而胡越一家，造顯仁宮以彰聖化，正與舜、文同軌，誠古今之盛事也。臣等敢不效力！」煬帝大喜。封德彝又奏道：「天子造殿不廣大，不足以壯觀；不富麗，不足以樹德。必須南接皂澗，北跨洛濱，選天下之良材異石與各種嘉花瑞草、珍禽異獸，充實其中，方可為天下萬國之瞻仰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二卿竭力為之，朕自有重酬。」遂傳旨敕宇文愷、封德彝營造顯仁宮於洛陽。凡大江以南、五嶺以北，各樣材料俱聽憑選用，不得違誤。二人領旨而出，早驚動了滿城百姓。卻說高閏此消息，連忙來見賀若弼，商議道：「主上驕奢無度，已非人君之體；今又大造宮室，社稷安能常保？」賀若弼道：「先朝老臣楊素已死，唯你我二人尚在；你我不言，再有誰人敢諫？明日入朝，當以死諫。」二人計議定了。

次日煬帝早朝，眾官朝賀畢，二人同出班奏道：「臣等聞聖王治世，節儉為先。昔先帝敕楊素造仁壽宮，見制度綺麗，便欲斬素，以為結怨天下。以後痛加節省，二十餘年，故有今日之富。陛下正宜繼先帝之志，何得起造宮室，勞民傷財？」煬帝道：「朕為天子，富有四海。造一座宮殿，用力無多，所費有限，如何就見得勞民？如何就見得傷財？」二人又奏道：「天下省之則富，耗之則窮。今年西域裴矩開市，所費何止千萬！陛下巡狩薊北，所費又何止萬萬！今日此宮非萬萬決不能成。天下雖大，安能供無窮之用？望陛下三思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汝二人互相謗君，前日在大門谷中，因死了幾個軍士，便一個謗朕殊無綱紀，一個謗朕為奢侈之極。朕念先朝臣子，不忍加罪。今又在大廷之上，百官之前，狂言辱朕，全無君臣體統！不斬汝二賊之首，何以泄朕之憤！」二人奏道：「臣等死不足惜，但可惜先帝的錦繡江山，一旦而休也！」煬帝愈怒道：「江山就休，也不容你這樣毀謗君父之人！」喝令殿前帶刀指揮，推出斬首示眾。

眾指揮聞旨，不敢不遵只得帶軍校一湧上前，鷹拿雀捉，將二人衣冠脫剝，綁出午門。二人大叫道：「陛下殺臣，臣得從龍逢、比乾，游於地下矣。但不知陛下異日將何面目以見先帝乎？」煬帝大罵道：「朕無面目以見先帝，你這兩個謗君的逆賊，倒有面龍逢、比乾？」拍著龍案，叫道：「快與我斬訖報來。」眾文武都嚇得面如土色，抖衣而戰，哪個敢做一聲。只有尚書左僕射蘇威與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梁毗同出班奏道：「高、賀若弼乃朝廷大臣，竭忠敢諫，無非為陛下社稷之計；縱使有罪，只可降調削職，安忍處以極刑，令天下後世加陛下以殺大臣之名？」煬帝忿怒道：「大臣不可殺，天子至尊，轉可辱耶？汝等與他同倚先朝臣子，每每互相標榜，朋比為奸！朕不斬汝，已為萬幸，還敢來花言巧語，保留他人！」遂命削了職，亂棒打出。蘇威、梁毗既貶，再有誰人敢諫？可憐高與賀若弼，兩個忠臣，相對受刑。原來高的母親，最是賢明，常勸高急流勇退，說道：「汝富貴已極，所欠者一斲頭耳。」高不聽，至是其言果驗。後人有詩感高母之賢，曰：

名利驅人誰肯休？只思將相與公侯。
不知賢母千秋眼，已自明明見斷頭。
又有詩贊高之忠曰：
賢母早知憂富貴，忠臣豈怕斷頭顱！
莫言當日無恬退，青史千秋有烈夫。

煬帝既殺了高、賀若弼，又貶了蘇威、梁毗，滿朝震懼，人人吐舌相視，誰敢道半個不字。只有虞世基、裴矩等數奸人希旨取容，好不榮耀。卻說宇文愷與封德彝領了造顯仁宮的旨意，竟到洛陽地方，廣開匠局，大興土木之工。一面相度地勢，一面差人分行天下，選取奇材異木以及各樣珍怪之物。水路用船，陸路起夫，都輪運前來。騷擾的天下，日夜不得寧息。不要說幾十圍的大木，三五丈的大石，費累無算；就是一草一木，也不知花費多少錢糧，累死多少性命，方才得到洛陽。不要說經過的衝要地方，百姓受害；就是深山窮谷之中，覓奇禽，尋異獸，也覺得雞犬不安。宇文愷與封德彝，哪裡管民間死活，府藏空虛；只是精上求精，麗中窮麗。蓋得一座顯仁宮，金輝玉映，就如九天仙闕一般。後人有詩感之曰：

巍煥無非民怨結，輝煌都是血模糊。
憑君莫話驕奢事，一殿功成萬骨枯。

顯仁宮既成，宇文愷飛表告竣，就請煬帝幸臨，以觀落成。煬帝聞奏大喜。遂別了蕭後，竟發車駕望東京而來。不一日到了顯仁宮，早有宇文愷、封德彝接住朝見過。遂引了煬帝的御駕，從正宮門首，一層層看將進來。但見：

飛棟沖霄，連楹接漢。畫梁直拂星辰，閣道橫穿日月。瓊門玉戶，恍疑閬苑仙家；金碧瑤階，儼是九天帝闕。簾籠回合，鎖萬里之祥雲；香氣氤氳，結一天之瑞靄。紅錦綉，白如綿，丹墀內有奇花異草；嬌解舞，巧有舞，曲檻中有怪獸珍禽。亭樹中紅香綠嫩，四季春風吹不謝；樓台上翠繞珠圍，一天明月去還來。涼颺度楊柳橫塘，金氣入芙蓉小苑。影娥池中發風流，鵲樓中多富貴。畫棟朝飛南浦雲，真個的勝過結綺；珠簾暮卷西山雨，果然是壓倒臨春。

煬帝一一看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樓台富麗，殿閣崢嶸。四方朝貢，此足以臨之。二卿之功大矣。」隨命取金帛表禮，厚賜二人。遂留駕在顯仁宮遊賞。真個是五色令人目眩，五音令人耳聾。一連歡宴了數日，不覺心轉驕，氣轉盈，一發奢侈起來。一日在後院中宴賞，見百花開放，紅一攢，綠一簇，都不是尋常顏色。因宣宇文愷與封德彝二人問道：「這些花木，卻是何處移來，開得這般鮮妍可愛？」宇文愷奏道：「花木四方皆有。如這些碧連、丹桂，銀杏、金梅，垂絲的弱柳，夾竹的桃花，諸般上品之花，皆是揚州江都所產。」煬帝道：「江都有何好處，花木這等秀美？」宇文愷道：「昔人有願『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。』又有詩云：『誰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揚州。』古來繁華勝概，當以江都為上。」封德彝又奏道：「這些花木，還不是江都的上品。臣聞得揚州蕃釐觀有一株瓊花，開花似雪，香聞十數里遠近，遍天下再無二株。這才算江都的一種異樹。」煬帝道：「既如此妙，何不移入院來？」封德彝道：「這瓊花，乃江都秀氣所鍾，只此一株，一分即死，再種不活，故不敢動移。」煬帝見二人說得十分動興，便欣然說道：「江都這等風景，朕為天子，安可不游？」因問道：「東京到江都，有多少路程？」宇文愷道：「將有一千餘里。」煬帝道：「朕欲往游，只是道途遙遠，不能多帶宮妃，恐怕途中寂寞，奈何？」封德彝道：「這有何難！以臣愚見，三十里一宮，五十里一館，只消起造得四十餘座離宮別館，便可自京師達於江都矣。宮館內多選些美女佳人，填入其中，命幾個太監掌管。陛下幸江都，也不必行軍馬，動糧草，只消輕車而往。一路上處處有宮有館，有妃有妾，可以隨心受用，任意逍遙，就如在宮中一般，何愁寂寞乎？」煬帝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朕決意往游。二卿休辭勞苦，這些宮館還要敕卿一造。不須計年計月，只要盡美盡善。」二人道：「陛下之命，敢不效勞！」煬帝大喜，遂留二人在後院中賜宴。酒席之間，談論的，無非荒淫酒色之言；商議的，都是放蕩驕奢之計。臣贊君為堯舜，君羨臣為伊周，倒吃得十分快樂。正是：

莫言天道善人親，驕主從來寵佞臣。
不是誇強興土木，何緣南幸不回輪。

宴罷，二人謝恩領旨而出。依舊去號召那一般奇工巧匠，往江都一帶地方相度地形，起造宮館。或三十里一處，或五十里一處；或是背山，或是臨水，俱選形勝之處為基址。自東京起至江都，共選了四十九處地方，俱著本地郡縣備辦材料，催點人工。可

憐這些郡縣，為一所顯仁宮已拖累得倉完庫盡，官死民疲，怎當得一帶地方又造起四十九所宮殿？便有神輸鬼運的手段，也不能措辦得來。四境內只聞得哭聲遍野，一路上但看見急氣沖天。宇文愷與封德彝就如耳聾眼瞎一般，只一味嚴加催督，哪裡肯寬一毫！郡縣官員稍有遲延，便請旨將他處治。正是：

上博一人恩似水，誰憐萬姓死如麻。
不知國破奸臣戮，一樣垂楊泣暮鴉。